



【传忠书局刊刻】

曾文正公全集

曾国藩 著

李瀚章 编撰 李鸿章 校刊

〔第四卷〕

首卷·年谱·求阙斋日记类钞·家书

线装书局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文正公全集：全 12 册 / （清）曾国藩著；李瀚章编撰．—北京：线装书局，2012.1

ISBN 978-7-5120-0454-2

I.①曾… II.①曾… ②李… III.①曾国藩（1811～1872）—全集

IV.①Z4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9875 号

曾文正公全集

作者：曾国藩

编撰：李瀚章

校刊：李鸿章

责任编辑：杜语 高晓彬 李津红

装帧设计：高欣彭彭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话：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www.xzhbc.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34.75

字数：6800 千字

版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ISBN 978-7-5120-0454-2

定价：68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	1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	24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九	51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	78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一	103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二	128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	152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	179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	205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	232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七	257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	265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	297
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	324
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	357
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	389
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	423

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七

复官中堂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日

折片稿均读过，情真语挚，浣佩无量。此间舍弟进攻无为州，于十六夜破泥汊贼垒一座。闻无为城中此刻踞贼甚多，不似前月之空虚。又三河、巢县、芜湖各贼皆可就近来援，殊恐难遽得手。

多公进剿庐州，孤军力单。渠谓围庐之外，又须防援、防捻，并防苗练，所虑皆切近之灾。求阁下与希帅拨万余人来，以四五千守桐、舒二城，以七千人随多公进攻庐郡，庶前敌之兵力既厚，鄂北之门户尤固。六安既不进兵，则霍山亦不必防，专守英山可也。卓裁以为何如？安庆设立总台，承惠许源源接济，感谢曷浹？目下饷项极窘，深冀大波之津润也。

致李与吾王柱堂黄昌岐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顷闻泥汊口、神塘河先后克复，无为州之贼亦遁，至为欣慰。北岸尽为我所有，则水师之根本愈固。南岸鲁港、三山虽有贼船，或亦不甚足虑。但屡胜之后，最易骄矜，且新营之勇多未见仗者。望三君子加倍小心，专主防守，不遽进剿。选极灵极快舢板二、三号，人裕溪口内察看地势，可进则不妨深进，不可进则速行退出。其大队仍扎自茆嘴等处，切不可同去。盖看地势之船愈少愈好也。淮扬水师现有三营到安庆，明日当令陈东友、成俞卿赴下游，以厚兵力。

复左季高太常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霆军之骚骚扰，弟久以为虑。方在盛名之际，虽再三诫飭，春霆即稍儆惕，弁勇皆骄矜不知儆也。该军之无方略不宜远征者，其患犹浅，惟无纪律，不宜腹地，其患至深。

台麾将移驻广、玉之交，兼顾婺源，自必准乎地势之至当。弟于他军尚不肯遥制，况阁下乎？拟即奏明大纛开府于信州。凡江西之饶州、广信，皖南之徽州、广德各军，皆归阁下节制。即由尊处奏报，庶调度较捷，呼应较灵。自度力可援浙，即由阁下就近派将往援，利则愈打愈远，不利则收回信州，亦可伸缩自如，特此奉商。阁下如以为可，复信一到，敝处一面具奏，尊处一面调发，如昔年公居湖南之

幕，剿江西之贼。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免致与弟函商于千里以外，动失机宜也。

贵军饷项，鄙人刻刻不忘。弟前与少荃、黼堂定《丁漕减价章程》，漕米每石完三千文，地丁每两完二千四百文。兹将札稿、示稿咨达冰案。黼堂既竭力办减价一案，期于必行，又以贵部欠饷太多，思在广信设法清补。于是函商敝处，请于信漕新章三千之外，再照各县向来头折之数，以钱易银，加收若干。如上饶向来头折五两九钱，今年则收五千九百文。虽较之各府新章增多二千九百，似有向隅之叹。而较之广信旧例，已减四千余文，仍不失旷荡之恩。若果如此办理，于贵军饷项良有裨益。第弟与中丞会衔告示，业将三千定为通例，遍贴各处，信州士民岂无闻见？独增二千九百，不知办得动否。阁下接黼堂信后如何区画？望赐详示。此间舍弟一军由庐江进攻无为州，闻已于十九日克复。多公尚未进兵。四眼狗现踞庐郡，分党防守三河。

润帅灵枢闻于二十六日旋湘。此公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仁，察吏之严，用兵之奇，理财之精，令人愈思愈恟。昨寄一联，不能道其万一也。

复李辅堂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前奉惠书，论广信漕可略增，尚未裁复。顷又接十九日来缄，知赣饷已截供鲍军。信州之漕向来征收价值较之各府几有霄壤之别。今即照上饶头折，以钱易银为五千九百之数，虽比较各府新章已不免有向隅之叹，而比较广信旧例，仍不失为旷荡之恩。尊议以此项添济左军，似若可行。惟弟与中丞会衔告示，以三千为通省定章，并无因地制宜之说，广信士民岂无闻见？若前示贴于各郡，而不贴于信属，既恐欲盖而弥彰；若甫贴前示，随又出一增价会示，又虞朝令而夕改；若督抚但出三千减价之示，而左帅另出二千九百增价之示，则恩归本省，而怨归客官，其势尤万不能行。再三筹计，殊无良法。已致函左公，询渠如何区画。相距太远，非两句不能得其回信。即欲增价，二千九百亦嫌过多。或仿往年南昌之例，三千之外，酌增津贴八百，或倍之为一千六百，尚可冀其乐从。如并此而办不动，只好俟诸明年再

行议增。盖今年信州受害最深，既不蠲缓，何忍多求？而示尾本有活笔，明年独增信属，亦自理直而气壮也。如左帅复尊处信以为难行，应请即作罢论。

鲍军冒暑奔驰，宣劳最久，厥功最伟，截贛饷以济之，自是允当。惟此间欠饷太多，前敌诸军新破泥汊等贼垒，克复无为州城，日夜辛劳，务乞鼎力速凑五万金，以济眉急。不胜盼切。

复官中堂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寿州被围紧急，两奉寄谕，令拨兵往援。寿州为长、淮关键，本不可失，苗练叛党尤不可令其得志，自宜急往救援。闻苗逆畏楚师如虎，我兵纵不能直抵寿城，但能进驻六安，苗党必望风遁去。阁下与希帅拨二十三营赴霍山，多都护亦拟派十营助剿，总以直驻六安为妙。一到六安，不特寿州生灵立可保全，即庐郡狗党亦易攻克。请阁下与希帅力筹此举。弟前恐由霍赴六安转运太难，故请鄂中拨一支人进守舒、桐，以便多公腾出全军进攻庐州。今尊处能筹重兵直抵六安，尤为上上之策，不必另拨人来桐、舒矣。

——淮盐本应由弟认真办理，而现在江路梗塞，实有鞭长莫及之势。故虽接盐政印信，而于鹺务仍不甚厝意。前此厉伯符兄详：殷商等愿领票赴淮买盐。其时弟不甚愿，盖有二层：一则民船不能直穿贼中而过，必须借重洋船拖带而行。和约中本有不准洋商运盐一条，今既借彼船以护运，则端自我开，我既引虎入室，彼将垄断独登。其不便一也。敝处所设大通、华阳镇、湖口各厘卡，专以盐为大宗。今欲概行免去，而仅以水师之百斤三文包扫一切，上游则鄂中获利较厚，下游则淮扬完厘如故，独中段免厘，敝处坐失眼前之利，其不便二也。有此二端，弟不敢附和，而又不便谏阻，仅于伯符详中批饬“不许免厘”而已。厥后薛中丞亦会敝衙出奏，暗中亦用洋船护运，而外讳其名。弟复金运司安清缄中，亦将此二层剴切言之云：洋船不宜护运，敝处不肯免厘。伊欲请弟商之阁下，将楚、皖各散厘卡归并一处整完一款，弟亦未之许也。今阁下欲令弟自行专主，不可任他人之为。弟因前此不便之两层，本不愿专主此事。而下游厘费多层，如袁、如都、

如巴、如王诸军，皆极穷苦，弟既不能代彼筹饷，又焉能禁彼抽厘？斯又不能专主之势也。必待江路大通，庶几利权归一。目下棉力实有不逮，尚希鉴亮。

——洋人多买民船装载百货，运赴下游，垄断独登，不完厘税。弟令安庆卡员扣留二十船，曾经咨达冰案。昨初二夜上海来一兵船，携有英国水师提督顾信一函，词意不逊。弟恐因此极小之事肇生衅端，即将扣留之船放去。复信亦咨达冰案。民船用洋商旗帜不完厘金，实于军饷大有妨碍，应请阁下于此事大力挽回。无论洋人或买或雇，但系民船，均须一体完厘。如恭亲王不肯主持此事，亦请阁下设法办理。弟必竭力护助，劳怨均不敢辞。

——运漕镇既已攻克，则金陵米粮必由之路已为我截断矣。惜舍弟一军分守六处，不能再行进取，机会可惜。又缺饷太多，欲求尊处再济五万金，不知可否？至恳！至恳！

致官中堂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顷接多都护信，知寿州业被苗逆攻破。六安与寿相距甚近，若为苗逆所得，则不特攻庐州之师防贼横出邀截，且鄂之东北边患无穷。已飞咨尊处拨兵迅援六安。成、蒋、萧三公现已行抵何处？能派一起先达六安否？多公之病，闻尚未痊，即使全愈，此时宜扼舒、桐以保楚疆，亦不宜遽进庐郡也。

舍弟一军分守六处，别无进剿之兵，机会深为可惜。意欲添募新兵数千替守各城，而腾出现在防兵为进剿之师。舍弟归思极切，因即令回籍自行招募，已于本日起程矣。但求诸将今冬坚守各处，力保无虞耳。初九日新主登极，外省督抚例有贺表。敝处书吏文卷未到，不谙体式，求中堂将表文格式寄示，仿照办理。

致李希庵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七日

润帅奉旨人乡贤祠，揆帅奏中所请人贤良祠之处，未蒙俞允乎？东征诸军皆润帅一人维持，朝廷或未深知。

箴言书院究尚欠银若干？求查示。鄙意奠仪先尽书院用之，斋房宜宏壮，膏火宜优裕，以慰润公九泉之灵；其次则分惠胡氏宗族，以

补书院之所不逮；又其次乃归陶夫人及哲嗣私家之用。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设有不贍，国藩与阁下暨左、彭诸君，从容济助，尚不为迟。揆之润帅先公后私之素志，似以书院为重。阁下以为何如？

致彭雪琴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日

阁下已拜皖抚之命。在淡泊之高怀，以此若自累损，而此间文武军民，无一不欢欣鼓舞，愿得早睹旌旄为快。闻昨夕宿湖口县，计今日必与九舍弟会晤，诘朝当可握手。

近事多称意者，惟润帅人琴俱亡，至今思之呜咽。首县为阁下预备公馆，恐相隔稍远，不克时时相见。已在敝寓洒扫室屋，迟企德晖，专丁迎迓。

复左季高太常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前许分饷寄解尊处，展转迟误，昨日始起解二万金，已有三次公牒奉达冰案。广信钱漕归尊处经理，清顾、王等四军之饷；河口厘金清贵部之饷。亦有公牒奉达，想澈观览。

浙事日棘。闻绍兴于九月二十九日失守，萧山亦已失陷。纵使宁波赖夷人之力或得幸完，而亦为绍兴、萧山之贼所隔，饷项决不能入。杭城四面皆贼，省城殆难久保。阁下虽久持援浙之议，亦恐鞭长莫及。严州、金华、兰溪横亘贼氛，援师断难飞越。杭城若失，则湖州、上海将为其续，东南海滨联为一片，逆焰又日炽矣。

上海连派数人来此请兵，情词哀恳，亦深虑杭州有变，唇亡齿寒。弟处无兵应之，愧不可状！丁漕减价，今年粗举纲要，明年如大局可支，更当润色而补救之。至广信不能由尊处独加，弟复黼堂信已决之矣。

复李辅堂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前此五万之信，因来函有截饷三万先济鲍军之说，故求之甚迫。嗣闻赣饷并未截留，则宜以全力筹济左军也。平江老五营妥为遣散，甚好！甚好！此时江西劣营撤遣殆尽，所少者应另筹佳营驻扎抚州，策应各路耳。

绍兴于二十九日失守，萧山亦已失陷。纵使宁波借夷力幸而无恙，而宁饷为绍、萧之贼所隔，衢兵为兰、严之贼所隔，杭省实有坐困之势。杭倘不保，则湖州、上海恐难孤立。东南滨海一片逆氛，正不知如何收拾。李秀成今年在江、楚掳人近二十万，不过半年，拜官封爵，即不思归。梟桀者出其中，后患弥长，思之忧悸。

致陈舫仙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顷接公牒，惊悉尊慈太夫人弃养。阁下纯孝性成，终鲜兄弟，哀毁自难言喻。窀穸大事，并无次丁料理，回籍奔丧，自是天理人情之至。鄙人岂忍拂人至性？惟运漕系前敌要区，李、萧二镇，战守或尚可恃。至于调和诸将，审度机宜，实非所长。设一旦贼氛环逼，不过数日，必且号令不一，举措慌乱。盖其智计不能超诸将之上，则其号令断不为诸将所服。运漕若有疏失，则东关、无为亦皆可危，关系极大。不得已求阁下勉留月余，在此度岁。国藩一面催沅甫年内来皖，一面嘱澄侯往尊府代为经理。不情之请，实因大局所关，务望从权少待，至恳！

致郭意城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此间军事，自克复运漕、东关后，贼势稍衰。初六日，三河之贼宵遁。或疑江北之贼将弃庐州、巢县而尽归南岸，殆亦有因。惟浙事日棘，绍兴、萧山失陷，杭州粮路已断。朝廷命季帅督办浙江军务，而令国藩兼辖。体制太隆，权位太重，虚望太盛，才略太短，颠蹶之患，不卜可知。即日当具疏辞谢，而荐季翁专任浙事。惟渠部人数过少，外而援浙，内而保江，殊难兼顾。江西积疲，本已不堪再扰，且一入江境，两湖并受波累。此事势之最可虞者，而奏牒不敢尽言也。

张石帅位置之道似不甚妥。镇、扬一江之隔，有巴，都两将军对峙。二城军事固不合更参一席，盥事则袁，李、薛、王、乔、金诸公迭为主盟，团事则晏、庞二公各开幕府。若以石帅攘臂其间，非主非客，万难措手。顷闻石帅内召，或当入参密勿，否则外间借重此才，为地甚多，要非督抚不足溷之也。

崔世兄已在沅甫营中当差，足慰绮廛。霞仙一飞冲天，较李、彭诸公尤为破格。若川中军事速了，当可修明吏治。此间则毕生与兵事终始，吏治抛荒已极，可愧可叹。

筠仙亲家比来省垣否？前周弢甫寄去一缄，曾注明“学王小二过年”，已入览否？世变方滋，惟有“涿州撕状”、“王二过年”两法。尚是，一了百了；非是，则宁堪其苦恼耶？

复陈舫仙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冬月水干，炮船不便施展，前此隔水之处半皆涸出。设该逆偷越来犯，水师不能为力，专望陆兵严防，尚乞留意。营中洋烟、赌博二事，最易贻误大局，尚望随时严禁，并约会各营一体禁革。至要！至嘱！

此间一切如常，闻青阳贼已退遁，不知确否。严州之贼由徽州境内犯，闻已窜入屯溪，有窥伺婺源、景镇之意，殊深焦灼。

复左季高太常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羊栈岭之贼仍是刘、古、赖诸逆之党，一击即退，非大股悍徒也。张军驻婺之三营既已回徽，贵部四营移驻华埠，似尚可兼保婺源。惟景德镇实系要区，屡为该逆盘踞，想至今垂涎不忘。虽东北有张军在徽州，雄师在华埠；西北有鲍军出青阳，朱镇出石埭；正北有江良臣祁门防兵，似可无虞内犯，然中段究太空虚。现已会同咨奏，将饶、信防务概归麾下综理。若能少筹数营久驻景镇，更为无隙可乘。

赵振祚多抽茶厘之案，弟子咨复尊处时即将斥革一节一并咨部，刻当到京矣。乐平钱漕之案，已会同中丞咨请尊处就近严办。其广信七属丁漕概归尊处提清欠饷，中丞亦已咨复无异辞。

浙事似日不支，萧山于二十六日失守，绍兴于二十九日失守。宁、绍向出银米，为省城所资以生。今萧山西兴江为贼所占，粮路已断，杭城有坐困之势。雄师纵能星速往救，已为严州、兰溪等贼所隔，况又万不能速耶！庆制军奏请麾下入浙会剿。俟奉寄谕时，弟当代奏，陈明兵单饷绌，能往而不能速之故。阁下亦宜将入浙固江规吴之本计，

自行奏明。进退迟速皆须阁下自作主张，不可因人牵率，致挠大计。朝廷亦决不以进兵稍迟而挠公以从闽也。

《祭润帅文》愈读愈妙。哀婉之情，雄深之气，而达之以诙诡之趣，几欲与韩昌黎、曾文节鼎足而三。弟亦具一疏，略达年来敬爱润帅之忱，想邀鉴照。

复李希庵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

寿州之陷本在意中，陷后情形却出意外。苗沛霖狼子野心，行路皆知。翁中丞昔年屡疏保其忠良，致养痍而诒患；今春屡疏表其叛逆，请声罪而致讨；逮围六、七月之久，又屡疏请饷请援；不谓城破之后不能殉节，反具疏力陈苗逆之非叛。颠倒反复，令人百思不解。不知朝廷俯如所请，姑羁縻之乎，抑急于诛灭之乎？若论其始终本末，较之粤匪、捻匪更为可恶。古人称汤武心事不过曰为匹夫匹妇复仇耳！我朝廷仁义之师，恐终当为孙、蒙诸家一复此仇。

润帅家葬事，寿山、作梅诸君常有信来否？奠金概作书院之需，计所缺必不甚多。此外，胡氏宗族另有点缀否？似须于奠金之内筹画此层。盖缘书院条约中有不许胡氏经管一节，不可不别谋慰抚之也。鄙怀屡筹询及此，均未得确实信息，尚祈详示。尊恙近大愈否？方药难于恰当，若非有明医真知灼见，总以不轻服药为是。

复毛寄云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

惠书并疏稿二件。前件已于邸报中读过；后件弹击承嗣，尤足摧落豪强，维持纲纪，令人肃然起敬。

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贻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睹阁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近日封疆中如刘鉴泉不遵旨即赴滇督之任，而擅自北上，迟迟吾行；翁药房往年屡疏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屡疏劾苗沛霖之叛迹，逮寿州被围六、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乃寿城陷后，不能殉节，反具疏力陈苗逆之非叛，谓曲在寿团，而不在苗党云云。此等行径，鄙人颇思抗疏严劾。则又以愚陋如仆，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之不暇，不欲更翹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祈阁下代为詹尹

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

湘省官吏之贤否，弟不深知，辱承垂询拳拳，后此苟有所闻，必以密达左右。敝处用人行政倘有不当，贱兄弟居家在外，倘有愆尤，亦望随时切实指示。千万之禱！

此间军事诸叨平安。北岸西梁山等处之贼来窥犯运漕、东关者，均经击退。三河之贼闻于十一月六日不攻自溃。大约庐州郡城，贼亦无志坚守。南岸鲍军进攻青阳，朱云岩进攻石埭，均于日内前往。惟绍兴失后，杭垣危于累卵，弥月苦无确耗耳。

复多都护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前初七日接收复三河之信，即批令现驻庐江之振字、开字两营往守三河，而分调吴道团防两营替守庐江。顷接惠书，称三河贼弃垒遁窜，势必聚集大股另有诡谋。阁下向来料敌如神，自当确有所见。闻初九日，贼尚踞聚中派河一带，不知两日内复来三河否？振字、开字二营已往三河设守否？尚未吃亏否？弟深为廛系，特此飞函奉悬阁下就近作主。

如贼复来三河，或窜扑庐江，务求雄师迅速援救。吴道团防二营，十三日自安庆开差前往庐江，过桐城时，已嘱其禀谒台端，请示一切。以后三河、庐江两处防守事宜，即求阁下就近调度，另具公牒咨达冰案。至无为州、运漕、东关三处，不知阁下能兼顾否？如能兼顾，亦即备咨请阁下调度。有劳荅虑，尚祈先赐复示。

复左季高太常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景镇厘金少旺，稍以为慰。浙事近日何如？实深忧灼。昨奉廷寄谕旨，谬以鄙人兼办浙江军务。位太高，权太重，虚望太隆，才智太短，殆无不颠蹶之理。即日当具折谨辞，而推阁下督办浙江军务。朝廷恐国藩不兼辖浙之名，则必留贵部雄师以自固，而不复谋及浙事，其用心亦良苦。实则阁下久以援浙为己任，即鄙人稍具天良，亦岂敢置浙事于度外？所最苦者，江西民力已竭，兵力太弱，贵部救援浙江，仍不能不兼顾江西。以大局言之，江西有事则必波累两湖；以私情言

之，江西被扰则弟与兄之饷源立竭。此时阁下虽实授浙抚，犹不能不保江西；亦若希庵授皖抚，不能不保湖北也。而尊处兵勇只有此数，援浙保江，二者不可得兼。日夜焦思，殊乏善策。阁下智略远过于弟，敬求卓裁，迅示一切。一面建纛遄发，救杭城倒悬之急；一面另筹劲旅，固江西东北之防。至恳至禱！

凯章一军，奏明归阁下调度，惟目下不可调动。盖徽、祁万山之中，我守之，则可以通敝处与尊处之气，可以固景镇与湖口之防；贼得之，则隔我三面之气，阻我进兵之路，利害甚巨。凯章未到之前，求阁下无轻调徽兵，无遽撤婺防也。

此间近状平安。三河复后，闻庐州贼亦有遁意，想系弃江北而全吞苏、浙。春霆因雨尚未进兵。楚师不到宁国，浙贼更无顾忌，思之忧悸。

致李希庵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苗练之事，十月十六日、二十日两次寄谕，此间甫于昨日奉到。谕中询及应剿应抚。鄙意复奏，陈其必应剿办，断不可抚。目下兵力未足，饷项未充，楚师但能防苗，不能剿苗。俟克复庐州后，即当力除苗党，以慑群丑。不知揆帅与阁下卓裁何如？如以为可，则请揆帅主稿，四衔复奏；或揆帅与阁下合具一疏，国藩与雪琴合具一疏，敬求示复。此间亦即日咨函商之揆帅也。

致官中堂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连接寄谕，似朝廷有绝大处分，尚未得见明文。鄂中已有十月中旬邸钞否？敬求示及。兹有要事数件，密函奉商如左：

——十月二十三日，寄谕问苗练应剿应抚，彭玉麟能否赴颍、寿，曾国荃能否赴滁、全。自应即日复奏。鄙意此时楚师之力，但能防苗，不能剿苗。苗沛霖罪大恶极，必应剿灭，万无抚理。目下姑置之不议不论之列。俟李、多二军将庐州克复，和州、含山一律肃清，桐、舒一路，鄂省无须设防，然后移兵剿苗，势顺而易。盖苗与诸捻为积仇，但患其与发匪勾结，不患其与捻匪联络也。应请阁下主稿，会弟与彭、

李四衔复奏，备陈苗逆宜剿而不宜抚，楚师宜先庐州而后寿州。是否有当？敬候卓裁。敝处已另备咨牒奉商矣。

——雪琴专差具奏辞皖抚一席，目下道途多梗，不知何日始奉朱批。渠方以辞谢后即可不问皖事，而朝廷已以皖中兵事责之矣。雪琴之辞皖抚，弟所以不再三阻止者，以私衷言之，渠久带水师，较有把握，若骤改陆路，招集新兵，恐致败挫，后功难图，前名易损；若不改陆路，断无长在船上为巡抚之理。以公事言之，长江上下数千里，水师船只近千号，非厚庵一人所能照料。万一贼匪再回窜江、鄂，杨、彭二公宜以一人驻湖北上游，以一人驻安庆下游。鄙意亦不欲雪琴去水而改陆，拟奏明听从雪琴辞去巡抚，仍带水师，以后但用巡抚体制专折奏事，却不办陆路军务。庶责任稍轻，公私两益。

——接十月十八日谕旨，令弟兼办浙江军务，有“节制四省”字样。位太高，权太重，才太短，时太艰，皇悚之至！即日当具折辞谢，而荐左帅督办浙江军务。恐朝廷疑我畏难推诿，求阁下于便中附奏及之，言曾某不必有兼辖之名，自不敢存畛域之见，必当竭力谋浙等语。旁敲侧击，胜于弟之自陈矣。我楚军之所以尚足自立者，全在不争权势，不妒功名。若弟权势太盛，泰然居之而不疑，则将来暗启人之争心、妒心而不觉。弟拟再三辞谢，得请而后已。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以后弟有大过，敬求俯赐箴规；兄有小失，弟亦必效献替。聊布区区，诸惟心鉴。

致左季高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

日来未接惠书，不知大纛已启行援浙否？此间接上海信，知宁波于初九日失守，并称“杭州被围四十余日，米粮、子药皆无接济。上海解送米银已至钱塘江，卒不能运入杭城”等语。似此情形，杭省万无幸全之理。杭若不保，则东而湖州、上海，西而徽州、江西，危急即在目前。昨奉到叠次寄谕，即催阁下迅即启行援浙者，冀犹有万一之可保也。若万分曾无一冀，则阁下摇足前进，无益于浙而徒有损于江西，似又不如姑保江西完善之区。

又，徽州张副将运桂来禀，另股贼有绕越徽州径犯屯溪、婺源、景镇之信。若果窜入，则祁门、徽、休之运道又断，贵军之饷源无出，而江西防不胜防。特此飞商，求阁下兼顾婺、景两处，或探明浙事万不可为，即请雄师无庸前去；如稍可为力，即请雄师由华埠、徽州以援严、兰，内顾较有把握。以目下机势而论，贼之窥伺江西，似在婺源，不在广、玉也。求阁下权衡轻重，迅速见示。如虑不克践前奏之言，弟当另行奏明，不敢以避难就易之讥上累左右耳。

致左季高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杭州有庶常范鸿谟来此请兵。十二月初一日自上海起程，面述杭州消息久断，只见王雪轩中丞十一月初七与薛中丞密书。言城中六十万人，米粮极少，饿死者已有万余人；虽满城尚敷三、四月之粮，然外城断难久支，请薛代为奏明；有米一日，坚守一日，米尽则死云云。是杭州危急之状，生灵之劫，莫斯为极！大纛万不可不速往一援。前因徽、婺一路过尔空虚，请台旆由徽入严。来示一意由常山、开化境以规严州，恰符鄙人之愿。极好！极好！请即星速启行，或可救出杭城六十万人。

——张运桂禀“犯徽之贼多而且悍”，渠老湘营于“二十九日在篁墩获一大胜，初一日在南源口获一小胜”等语。此股恐非张、唐二军所能了，必须雄师经过就便一击，驱出徽境。如系杨逆亲来，则请麾下认真剿办，不破此股，不能遽赴严州。

——朱云岩出岭之后，因有徽州、屯溪之变，又须折回渔亭。石埭一路无兵，鲍春霆亦不能独进宁国。既无一旅直抵杭城，即欲进兵宁国以掣浙贼之势，亦不可得。忧愧良深！

——景镇厘金，月得二万。差慰！差慰！该处万不可无驻防之兵，务求阁下迅速谋之。千万！千万！河口厘金盛时，远胜景镇。然即十分鬯旺，于贵军饷项不过三分之二，舍此则更无涓滴可恃矣。何以遽以廉让鸣高也？

——梅村遽尔不起，可惜！可惜！请恤请谥或阁下自行陈奏，或咨敝处代奏，请酌。刘克庵近还营否？公处帮手亦太少耳。

复陈作梅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久疏音敬，怒如调饥。顷奉两次惠书，敬审渡湖北返，兴居多福，至以为慰。来示惠商数端，有应复者，条列如左：

——来示“欲移皖抚，先筹皖饷”一节，此时皖中山穷水尽，实已无款可筹。鄙意湘军有大功德于鄂，希帅虽移抚皖，而湘军仍食鄂之口粮，希公仍管鄂之军事；不特管舒、桐、英、霍一路，并须北管襄、樊，西管宜、施，南管崇，通等处。鄂饷无论旺歉，先尽湘军，一如昔年润帅所以待希部之法，庶几有益于皖，无损于鄂。今来示谓上游隐存畛域，本省支绌，难济邻封云云，自必确有所见。果尔，则希一出疆，湘军必馁，鄂事必坏。阎丹初同年来缄，亦深恐希帅摇足移皖。谨体二公之意，不复奏请移易，前议已作罢论。

——来示接敝处咨稿，皖省永远停止亩捐。敝咨记无“永远”字样，不知来缄系指何文言之。现有开征丁漕之意，尚未下札，尚未出示，先与鄂省咨商，商定再行试办。来示盛称亩捐足以平人心，息争端，而极吉丁漕之不可办，鄙人未敢附和。大约经手之官绅得人，则二者皆可行，而亩捐之所获较多；不得人则二者皆不可行，而亩捐之虐民更甚。敝处艰于择人，未免因噎而废食耳。

——介唐朴实精细，夙昔颇相知契。自润帅以王文成、于清端保荐，弥加敬爱。目下渠在霍、六一带。此间交涉事少，安徽事向归巡抚综理，故于敝处亦有尊而不亲之象。鄙人与楚军文武久同甘苦，断无不视为一家、联为一气者，请释廛系。

复郭意城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

三河克后，狗逆坚守庐郡，多公尚未进兵；袁午帅克复来安、定远两城。若多军抵庐郡城下，便可与袁军联络一气。惟舒、庐、六、寿、凤、定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民居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鲍军在南岸经行东流、贵池，亦复如是。现咨请湘、鄂两省，借谷二万石赈济难民，实亦万不得已之举。鲍公二十六日抵青阳县，闻下游诸贼多来青阳抵御。朱云岩攻击石埭，本约与鲍军两路同进，因有另股窜扰徽州，唐桂生请朱回援，故虽出岭，而不能遽赴鲍公之

约。凯章不在徽营，其弟似不足以资钤辖，现飞调凯君旋营。又絨请左帅取道徽州，以援严州而达杭城，亦所以壮凯部之声援也。

浙事殆不可为，上海所解米粮皆隔绝于澈、浦以外，不能直达城根。城中六十万人，十一月初七闻已有饿死者。今又已月余，宁堪设想？湖州、上海亦不知所以保全之法。东南浩劫，靡所底止，实深忧悸。

复左季高中丞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俞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浙东民情极坏，难遽图治，宜先经略浙西。欲复浙西，又须先固江西以为行军之根本。第一，须保全徽、休、婺源，不使浙贼从徽、宁直犯江西，不使安、池各军与阁下隔为两截；第二，须力守衢州，不使浙贼窜江西、福建之路豪无阻梗，且以留吾辈进兵之路。弟一面令江军门稳守祁门，朱云岩回扎渔亭，救援徽州；一面令鲍春霆暂驻青阳，不必遽进宁国，免致被贼包裹；一面飞檄衢防文武坚守郡城，以后由敝处发饷，归尊处调度；一面奏请将蒋芎泉调擢浙江两司，带兵五千前来，为阁下指臂之助。其最急之务，则求大纛亲援徽州。将来阁下似宜于徽、衢、信三府之间，择地驻扎，庶保徽、保江、规浙，兰者可并办也。

复官中堂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前得环章，久未续报为歉。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浙东惟温州一城仅存，浙西惟湖州、海宁二城仅存。然皆孤悬贼中，万难久全。综计惟衢州或可幸保。徽州被贼围逼已逾十日。从此，皖南与江西断无安枕之日。江西有事，即鄂南亦必震惊。今夏兴、冶、武、崇、二通之警，恐明年亦将不免。阁下明烛几先，请与希帅筹一枝劲旅，预为拟之。弟亦必于江西早为之所，但恐力薄不足御之耳。

希、琴对调之说，论者多以相沮。恐湘勇入皖，朝廷尽以颍、寿、临、淮之事责之，而于鄂中边防或多抛荒。前议应作罢论，已于十七